

灯火 Lights

朱平兆 著

宁波出版社



灯火

L i g h t s

朱平兆 著

宁波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灯火 / 朱平兆著. — 宁波: 宁波出版社, 2013. 1
ISBN 978-7-5526-0674-4

I. ①灯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15908号

灯 火 朱平兆 著

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

(宁波市甬江大道1号宁波书城8号楼6楼 315040)

网 址 <http://www.nbcbs.com>

责任编辑 白 丁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插 页 6

印 张 7.75

字 数 130 千

印 刷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

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26-0674-4

定 价 20.00元

本书如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, 电话: 0574-87582215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灯火 (1)

附录:

朱平兆: 心中珍藏的这盏灯照亮了我的叙述

谢志强 朱平兆 (228)

同情确认着我们的情感归属

——关于朱平兆长篇小说《一佳灯火》的联想

任茹文 (237)

后记 (241)

公元二〇一〇年五月的一天,我正在代领导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,会议正进入主要领导作重要讲话没有人敢上厕所的关键时间,我的手机在裤袋里振动起来。我猫腰躲着喂了一下,就吃了一惊。对面有女人的哭声,她说有重要的事情跟我商量。那声音很容易让旁边隐隐约约听见的人产生联想,哭诉的人是黄莲。

我猜想黄莲跟陈亮吵架了,三天前吃陈亮家的乔迁宴,我嗅到了火药味。我认为像陈亮这样复杂的家庭应该有点火药味,三五天一小吵是很正常的,要不然真便宜了陈亮这小子。我压低声音问黄莲,陈亮没有打你吧?黄莲说没有,我俩没有吵架。没有吵架就行,我正在开会,等开完会再说,行吗?

你什么时候能开完会?黄莲抽泣着,极不情愿地挂了电话。

我收起电话,直起腰,发现主持会议的领导正怒目瞪我。我

拿起笔，知耻地在笔记本上乱写一些东西，假装认真地记笔记，以舒缓领导内心的愤怒。过了二十分钟，我的手机再次不合时宜地振动起来。这次是陈亮，他说他在清香源茶馆等我，要我马上过去。我说不行，主要领导在作重要讲话，还有三点要求。我要死了，再不来就见不到我了。陈亮很固执。

我冒着极大的风险，在众目睽睽之下溜出会场。

陈亮在喝茶，也给我准备了一杯。

我说我惨了，这一任下一任下下任的重要领导都坐在主席台上，都记住了我这张脸，这辈子的仕途怕是走到了尽头。

一官半职算什么，历代那么多皇帝，老百姓也没有记住几个，刘关张结义却人人皆知。陈亮直视我说，我在世上的时间不多了，你就舍利重义一次。

陈亮说话的口气不对。我坐下，发觉陈亮的脸色也不对。陈亮抖着手将 X 光和 CT 报告单推到我的面前。我得了肺癌，活不长了。陈亮说，我要被火烧了，一佳灯火不属于我了，我辛辛苦苦装修好的房子不是我的了，我将是一堆灰，一堆冰冷的灰。

这怎么可能呢？我惊恐地望着陈亮。

你看报告单，陈亮苦笑着说，是真的。

陈亮办完乔迁酒就感到胸疼，挺了两天，在黄莲的劝说下去医院检查。医生开了一堆检查单。陈亮抽血、验尿、拍片、做 B

超。检查完了,医生让陈亮外面等,把黄莲叫进去。医生鬼鬼祟祟的,黄莲出来时神色慌张,拉着陈亮去做 CT。做完 CT 检查,CT 医生又把黄莲叫进医生办公室。陈亮喝了一口水说,医生面对癌症病人时总是暧昧的,我只能自己想办法弄清真相。

陈亮告诉我,黄莲出来的时候,他装模作样地问没事吧。黄莲避开陈亮的目光说没有大事。陈亮装出一副很自信的样子,我对自己的身体还会不知道,喝酒伤的,没事。黄莲的嘴角浮出一丝笑,但笑得极不自然。血液化验单要等下午出来,陈亮和黄莲一起回家了。黄莲让陈亮待在家里,她去一趟一佳灯火。陈亮趁黄莲上厕所,从黄莲的包里抽出 X 光和 CT 报告单。等黄莲离开了,陈亮拿着报告单直奔医院。

我打断陈亮的叙述,我说你打电话之前,黄莲哭着给我打过电话,我以为你们吵架了。

陈亮告诉我,他到医院后挂了肿瘤专家门诊号。专家很忙,普通门诊的医生是个眉清目秀的姑娘,陈亮在门口一站她就对陈亮笑了笑,女医生空着挺无聊的,小医生要熬成专家也不容易。陈亮进去了,对医生说,我哥生了坏毛病,请你给我分析分析,还能不能治?

女医生认真看了检查报告单,很同情地对陈亮说,是肺癌,在肺门附近,部位不好,还不到五十,太可惜了。还有没有必要治? 陈亮急着问医生。医生说可以放疗,也可以化疗,手术是不

能做了。只是放疗、化疗都要影响生活质量,有时候他本来还可以好好地活几个月,一化疗反而躺下了,半死不活地拖一段时间其实也没有多大意义。但家属最难,你不给他治不人道,就是治了最后还是人财两空。

不治能活多久? 治治能活多久? 陈亮得寸进尺。医生说这个就说不准了,还要看他的精神因素,一般来说短的几个月,长一点的也就一年吧。这个病很折磨病人和家人。年轻的女医生很健谈,不但动用医学知识,还不时说出深奥的哲学道理。陈亮赞同年轻医生的理论,既然治不治一个样还不如不破财治了。陈亮向医生道了谢,踉跄着离开了医院。

我完蛋了,陈亮盯着我愤愤地说。

我的思维突然从女医生的理论中跳了出来。我陪你去上海,去找更好的专家。暂不考虑你儿子陈阳,暂不考虑黄莲,暂不考虑一佳灯火。也许大医院能找到办法,下午就动身,不能耽误了。我有些激动,说着站起来。

陈亮坐着不动,无力地摇了摇头,示意我坐下。

我执拗地站着。陈亮说,那个医生说的是对的,我不能抱着一丝幻想去挥霍十多年千辛万苦创下的家业,也许以后我也听不到医生说的真心话了,你忍心看着我人财两空吗? 陈亮的声音不大,但我听起来却是字字沉重。关于癌症病人的最后结局我看到听到的不少,内心中我同意那个年轻女医生的理论。

但作为陈亮的朋友，我又怎么能忍心看着陈亮坐以待毙呢？我在那间茶室里坐立不安。

口袋里的手机又振动起来。电话是黄莲打的，她的声音有点沙哑。黄莲问我会开完了吗？我说不知道，已经溜出来了。我让黄莲等一下，捂住电话对陈亮说，是黄莲，既然你已经知道了，你和她之间用不着彼此编造谎言了，就让她和你一起面对吧。那时候我显得异常沉着和勇敢。

陈亮一脸肃穆，微微地点了点头。我对黄莲说，我在清香源茶馆，你马上过来。

等待的过程是漫长的，陈亮蜷缩在沙发上，一脸哀伤。我盯着检查报告单反反复复地看，恨不得从中找出一点破绽来。

黄莲到了。黄莲一看见陈亮立刻在门口站住了，目光跳动着，不知道进来好还是退出去好，很是惊慌。我站起来，黄莲你进来吧，这杯茶是你的。

陈亮望了黄莲一眼。黄莲躲避着陈亮的目光，坐在陈亮的身旁。黄莲发现了放在茶几上的检查单，偷偷地斜了陈亮一眼，警惕地瞟了瞟自己的包。她慢慢地伸长脖子，张望那两张检查单。

陈亮看着黄莲的举动，嘴角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不屑。

我把检查单向黄莲的方向推了推说，陈亮的，已经不在你的

包里。黄莲不相信地望望我，又望望陈亮，迅速地抓起检查单看了，嘴唇哆嗦着，眼泪溢了出来。陈亮，黄莲喊了一声，就趴在陈亮的肩头。

陈亮，这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，黄莲摇着陈亮的肩膀。

陈亮你不能走啊！黄莲的声音碎碎的。

陈亮，我不会让你离开的，黄莲已经哽咽。

陈亮像一段木头，没有表情，僵硬地听凭黄莲摇晃。

陈亮的衣襟很快就湿了一片，我的视线渐渐模糊了，看见的是暴风骤雨在摧打陈亮，陈亮的身体受冷似地颤抖起来。

黄莲不再叫喊了，眼泪像一串挂在山岩上的瀑布，直直地泄下来，茶室里充满了水汽。陈亮的眼中也有了水花，亮晶晶的有了生气，他张开手臂把黄莲揽在怀中。黄莲的眼泪在飞，陈亮的眼泪在飞。我的眼睛被雾一样的水汽挡住了，茶室成了不断满起来的水潭，陈亮和黄莲融为一体，慢慢漂浮起来。

二

陈亮是我的朋友。他是商人，有一家灯具店叫一佳灯火。我和陈亮的友情起始于一个靠海的叫郭巨的小镇，陈亮就是郭巨人。陈亮在灯具厂做，我在卫生院当医生，所以陈亮习惯叫我朱医生。那时候我们在一起捣弄叫文学的很雅的东西，还一起办小镇的文艺刊物，手工刻写的那种，发表我们自己写的东西。

后来，陈亮在市级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小说。陈亮收到杂志，立即来找我了。送你的，陈亮满面春色地递给我一盏台灯。这灯是你们厂做的？我问陈亮。不是，我们厂尽做一些花哨的吊灯、壁灯。陈亮笑着说，在这种台灯下写作很容易进入状态，写起来才思敏捷，语言幽默，我的这篇小说就是在这盏台灯照耀下写成的。陈亮说着神秘地向我展示了发表他小说的杂志。

陈亮送我的台灯用的是二十五瓦的钨丝灯泡，灯罩和灯脚

都是铁皮做的，表面是海蓝色。灯罩呈六边形，由一根可弯曲的不锈钢管子连接着灯脚，拎拎有点重量。陈亮说，我的小说发表了，看见供销社还有最后一盏这样的台灯。供销社就要转制了，商品在降价处理，我要了这盏台灯送你，希望你也写出像样的作品来，在公开的刊物上正式发表。

我给台灯插上电，灯亮了。台灯淡黄色的光温和地照亮了我的书桌。太好了，但愿能在这温馨的灯光下，写出像样的作品来。

我打开发表陈亮小说的杂志，台灯把陈亮两个字照得乌黑铮亮。哇，太厉害了，我由衷地赞叹着。

这是我的处女作，功夫不负有心人啊，陈亮一脸的兴奋。

郭巨要出大作家了。

来，咱们庆贺一下。陈亮变戏法似的从一个塑料袋里拿出一瓶二锅头，一包花生米，一袋饼干。陈亮和我就着花生米和饼干，喝起来。

你这小说的开头真好，我瞄几眼陈亮的小说，端起碗与陈亮的碗碰了一下。

陈亮喝了一口二锅头说，写东西开头很要紧，要亮，要一下子抓住编辑的眼睛，否则就被编辑丢了。陈亮端着碗碰了一下我的碗。我们又一起喝了一口。就这样我们说着喝着，把一瓶二锅头喝完了。我发现二锅头被我们喝完后就怕了，就开始吐，

陈亮看我吐也抢痰盂去吐。我给了陈亮一个脸盆。我们二重奏吐了好一会，一起倒在床上睡着了。

就在陈亮和我沉醉在文学园地的时候，郭巨灯具业慢慢地红火起来。小镇上家庭工厂雨后春笋般地长出来，灯具店一家接一家地开张，来郭巨买灯的人接踵而来。郭巨街上灯火闪烁，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，那些闪烁的灯火都在讲述诱人的发财故事。陈亮的家里人也说着钱说着灯具。陈亮坐在家里，街上闪烁的红绿灯光还是从窗户门缝钻进陈亮的房间，把台灯温和的光搅拌得色彩斑斓。那些钻进窗户和门缝的光就是红红绿绿的眉眼，陈亮在台灯下坐不住了，没能再弄出像样的作品来，在文学创作的园地里寂静了好长一段时间。以后再写吧，先去生活。陈亮拉了两卡车灯具去北方城市。我一脸伤感地去送陈亮，陈亮拉着我的手说，不是文学被灯具打败了，文学需要灯火般的斑斓色彩，我先去充实充实。相信我，我会回来的。

几年后陈亮回到宁波，在万家灯饰城经营他的一佳灯火。陈亮的老婆年轻了一轮，生活成丰满的小说主人翁。他在私下点评前后三任老婆，仍使用文学语言。陈亮说，跟范荷贞在一起像是在耕耘一块土地，有的只是默默的劳作；跟马燕娜在一起就像骑在奔跑的马背上，充满了激情和刺激；跟黄莲在一起是坐豪华轿车，除了一般意义上的“性福”，还有精神上的享受。我爱听陈亮关于生意、感情、人生的唠叨，陈亮还认真地读我写的一些

不太上档次的文章,我俩依然能尿到一个壶里去。

三天前,陈亮搬进新居请我吃饭。陈亮的乔迁之喜只邀请了几个朋友。陈亮的房子有四室两厅,气派得让人眼馋。我跟在陈亮和他年轻妻子黄莲的身后,一间一间地参观陈亮的新居,头脑里准备了一大堆关于新居的八股夸。我夸完客厅、餐厅、厨房和书房,已经夸得陈亮年轻的妻子黄莲面若桃花了,我感觉晚餐肯定丰盛,心中暗暗得意。

到了卧室,陈亮说,我有三个孩子,所以我买四室的房子,我想会有他们仨同时来到我身边的那一天。

陈亮的前两个孩子不是黄莲生的,陈亮的话不合时宜,我警惕地瞟了眼黄莲。黄莲脸上的桃花刷地凋谢了,成了那种刚成熟的嫩竹。黄莲沉着脸转身向厨房走去。

我捅了陈亮一拳,陈亮对我眨眨眼。这小子是故意的。他当着朋友的面向黄莲透露一点信息,摸摸黄莲心中的底线。儿子陈阳在陈亮老家郭巨读书,由陈亮的老父亲代管着。陈亮的父亲管不住陈阳,几次要陈亮接管。陈亮答应搬进新房子后就办理陈阳转学的事,把儿子陈阳接到城里读书是陈亮蓄谋已久的计划。

陈亮请的几个朋友陆续到了。陈亮说饭店吃得多了,今天换换口味,我夫人亲自掌勺。乔迁之酒开喝,上来的第一个热菜是西芹干贝羹,接着就上盐水基围虾、雪菜黄鱼,晚宴菜肴的起

点很不错。

黄莲将一盘红烧鲳鱼送到餐桌上时说，男人搬了新居就换了一任老婆，有一阵享受。也是，也是，不过你想明白了找个保姆，搬了新房就等于又嫁了一个老公，也有一阵享受，灯具城的陈亮老乡张老板打趣说。

端上一盆葱油白蟹，黄莲说，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个打工的，给陈亮打工。黄莲你这可就错了，说打工，陈亮是打工者，你是董事长，陈亮的钱都在你口袋里。灯饰市场管理办的老龚喝一口酒反对说。

黄莲将菜一个个端上来，一句句话掷地有声。陈亮也不搭理，一味地劝朋友们喝酒。黄莲烧菜很有一手，色香味都有。陈亮的朋友吃得津津有味，但我吃起来还是有点“生涩”，我在想陈亮将如何扑灭他点起的星火。

好在陈亮另外的几个朋友没有生涩的感觉，大概经常隔岸观火。他们喝着酒，戏说陈亮新居，戏说陈亮，戏说黄莲，慢慢地让乔迁之酒喝出了味道，喝出了氛围，喝得喜气洋洋。不久我被这种气氛陶醉了，跟随着直喝到舌头硬了语言不利索。

三

陈亮同意去上海检查,这应该归功于黄莲的眼泪。女人的眼泪有很多种功能,融化男人的顽固就是其一。但陈亮有个条件——不能串通医生,合伙骗他。

这个好说,再说我们也骗不了你,你这么聪明的人。我对陈亮说,换一个人得了这种病,家里人起码能瞒上半年三个月,你这里一天都隐瞒不了,凭我们这种智商,哪个能骗得了你?

我给在上海医院工作的同学打电话,把陈亮的病情和心态都对同学说了。我说是我最铁的哥们,不忍心看他坐着等死,你得给我想想办法。我的同学爽快地答应了,只要他能来,我们就有办法让他接受治疗。

我向领导请了一天半的假,领导没有问去干什么,拍拍我的肩,去吧。我在单位属于能写的,能写在我所在的单位就是会临门一脚的。会临门一脚的教练喜欢,偶尔出去泡个吧,蹦个迪,

教练就睁只眼闭只眼了。

临出发了，陈亮非常认真地问我，给你的同学打过电话了？

打了，我非常坦白。我说我不会让我同学骗你，害你人财两空。你知道现在医生开药可能有开单费，就像你卖灯给装饰公司业务员介绍费。托不托人大不一样，没有人关照一下，医生开单费高，可用可不用的药给你开一大堆。里面有人，可以少花许多冤枉钱。

陈亮由黄莲挽着坐上了去上海的大巴。大巴在高速公路上跑得飞快，陈亮靠在座椅上，脖子缩进领子，目光呆滞地望着车外瞬间变换的风景。

天气不错。杭州湾大桥快到了。黄莲坐在陈亮的旁边，几次想找个话题。陈亮淡淡地瞟一眼黄莲，又把目光移到窗外。

隔着走廊坐的我有些看不下去，突然想到了一个话题。我说上个月我去了郭巨，那地方真不能看了，让人心痛。陈亮没有接话，他把目光转了过来，并露出一些光亮。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黄莲发现了陈亮这细微的变化，让我坐到陈亮的身边去。

我与黄莲换了一个座位，我对陈亮说，往事如烟，郭巨灯具的辉煌历史就这么过去了。

人生也一样，我陈亮很快也过去了，陈亮说。

人生苦短，在历史的长河里，人哪怕活到七十八十，也就是一瞬间。